

戴笠坠机亡 蒋介石释重负

1946年3月17日，军统头子戴笠坠机身亡。其时蒋介石与戴笠之间的关系已经由相互信任发展到了相互猜忌，戴笠的意外死亡使蒋介石顿觉如释重负。

蒋介石用人有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即既要是人才又要是奴才，两者缺一他都不用。戴笠可以说是这种人的典型，他的奴性超过了所有国民党的官僚和新贵，戴笠这样对别人解释自己的名字：“有一首古诗说：‘君乘车，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车揖。君担簦（dēng，古代有柄的笠），我跨马，他日相逢为君下。’”（这首诗古诗是《古越歌》，大意是不管贫穷还是富贵都不背叛友谊，永远珍视旧交。）他不但办事干净利索，思考周全，尽量避免给蒋介石带来政治上的麻烦，而且能处处秉承蒋介石的意旨，体念蒋介石的苦心，两人的关系发展到了相当默契的地步。

后来戴笠的势力发展得越来越大，而蒋介石猜忌和戒备的情绪越来越重，使得十多年来的戴笠和蒋介石之间形成的那种依赖和信任荡然无存，在蒋介石看来戴笠已经成了一个潜在的威胁。

戴笠（1896—1946），小名春风，字雨农。浙江江山人。早年曾在浙军周凤岐部当兵。后脱离部队到上海，在交易所结识蒋介石、戴季陶等人。1926年入黄埔军校，毕业后任蒋介石的侍从副官。1928年开始进行情报活动，1930年建立国民党第一个特务组织调查通讯小组，深得蒋介石宠信。毕生发展军统特务势力，排除异己，残害人民，破坏革命。

戴笠是军统的灵魂，也是蒋介石的左膀右臂，但随着“军统”尾大不掉局面的形成，蒋介石也不得不戴笠小心提防。因此，戴笠即使再能干，也永远无法摆脱他背后的那个巨大的阴影。

不甘被削权 “斗法”老蒋

1946年1月，戴笠日益扩大的势力引起了蒋介石的恐慌。此间国共两党经过43天谈判，签订了《会谈纪要》。这个纪要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国民党迅速结束训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保证人民享受一

切民主国家人民能够享受的权利，严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机关有拘捕、审讯和处罚人民的权力。蒋介石虽然并没有要真正遵守执行《会谈纪要》的打算，但为了做些表面文章，出于抑制和打击戴笠势力的需要，他向戴笠秘密发出了撤销军统局“化整为零”的指令。

戴笠接到蒋介石的这个指令后，先是惊愕然后就是极度紧张；军统局不存在了，就等于没有了他的立足之地。蒋介石的用心和手段，戴笠是清楚和明白的，只是没料到这一切会这么突然。本来戴笠想忙完工作，回家乡去看看老母亲。可他连气都没来得及喘一口，蒋介石就把他逼到了“悬崖绝壁”上。不过，戴笠毕竟早已有心理准备了，他要抢先拿出一套办法来对付蒋介石。戴笠借蒋介石“化整为零”的指示做起了文章，他拿出了一套改组建议。

戴笠的思路不但清晰而且非常缜密。按照他设计的几步棋走，撤销后的军统力量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比原来还要强大。

为此，戴笠暗中进行了

自上而下的布置，以便在各系统内形成忠于他的势力。也在这个时候，戴笠走了一步极其危险的棋，他暗示甚至是默许军统内部成立一个叫“警坛社”的秘密组织。该组织成立的目的是表面上是为了争夺全国的警界大权，实际上戴笠是有自己的考虑的。不久，蒋介石便获悉了这个情况，他沉默了许久，最后说了这样一句话：“这个戴局长不是昏头了，就是另有所谋。”

蒋介石的话分量很重，但没有人将此话传给戴笠。

1946年2月，蒋介石下令提升唐纵为内政部政务次长，这不但使唐纵的地位第一次高于戴笠，而且唐纵出任全国警察总署署长做了准备。蒋介石还下令成立了一个新的小组，由宣铁吾、陈焯、李士珍、黄珍吾、叶秀峰、戴笠、郑介民、唐纵等八人组成，并由此小组具体实施撤销军统局的方案。

蒋介石拟定这份名单，是经过仔细琢磨的。

这八人小组成员中除陈焯是出身北洋政府的老警察外，只有叶秀峰是代表军统局的，其余全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学生。这说明，蒋介石在考虑改组军统局和其他特工机构的过程中，主要还是想依靠黄埔系。此外，戴笠在这新的八人小组里地位和影响已大大降低，他不但失去了过去的主宰地位，而且以后如何走下去也要看这些人的眼色。

戴笠知道已面临绝境，为了走出这个险境他做着最后的努力。

戴笠要军统局坚决贯彻他提出的“裁弱留强，里外三百”（就是把军统局里弱的和不好的人员裁掉，把好的和能干的人员留下来；把军统局的内勤人员调300人到外勤工作，把外勤人员调300人到内勤工作）意图的同时，在内部体制上减少指挥层次，下令撤销所有区一级的组织，恢复在省范围内以省站为最高指挥机关的制度。原来归属区一级指挥的特务人员，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全部转入地下，不再以公开机关和任何名义作掩护。在此基础上，戴笠迅速清理整顿军统内部的贪污受贿问题，以免被蒋介石和政敌抓住口实。他指示毛人凤成立一个财产清理委员会，自己也迅速到各地去清理财产。

戴笠这几年通过梅乐斯的牵线搭桥，与美国海军界配合相当默契。在这之前，美国海军部答应战后将部分海军舰艇援助蒋介石政府作为条件，来达到换取支持戴笠出任海军司令的目的。在军统局即将化整为零的情况下，戴笠认为只要自己能当上海军司令，就可以将军统所属的部分特务武装改编为海军陆战队。

此时，戴笠为了让蒋介石清楚军统局在反共方面的能力，还加强了反共活动。

密发电报 惹猜忌上身

就在戴笠在反共问题上另寻办法时，蒋介石为了能尽快解决军统局“化整为零”的问题，亲自给戴笠打电报，要他立即返回重庆参加八人小组会议。这份电报是由毛人凤通过军统局的电台转发的。就在这个时候，先期到达重庆的宣铁吾、黄珍吾、李士珍已私下商谈如何将军统局彻底搞垮的办法。毛人凤得知此事后，即在蒋介石给戴笠电文的背面，注上了“重庆宣、李、黄在捣鬼，谨防端锅，请亲自呈复”等字样。

此时，戴笠正在北平。他接到这份电报后思绪万千，情绪坏到了极点。

戴笠日夜在外巡视，久久不肯回重庆，确有借故躲避八人小组会议的目的。他想通过这段时间的努力，为军统局寻找一个好的结果，甚至想让蒋介石在撤销军统局的问题上能回心转意。但戴笠最终错了，他所有的努力全白费了。上有蒋介石紧追不放，下有宣、李、黄的联手算计，戴笠觉得像被人围在了铁笼子里。

一天晚上戴笠在住房内室召见文强。他拿出蒋介石的电文和毛人凤的附注给文强看后，内心里的冤屈和不满一下子涌了上来。戴笠对文强说：“我辛辛苦苦在外面奔波劳累，一心为的是国家和校长，想不到会有人乘机捣鬼，落井下石，想端我的锅。同室操戈，实在欺人太甚！请为我拟一复电，就说我处理平、津、宁、沪的案件事关重大，无人可以代理，请宽限半月才能返渝面陈一切。同时要表达对宣铁吾、李士珍、黄珍吾捣鬼一事的意见，措词要委婉一些，不要露出与人争长短的痕迹。复电稿拟好后，先交我看，然后再拍发。”戴笠还特别关照文强：“此事，只许你一人知道，对其他人要保密。”

据文强后来的回忆，戴笠当晚说这些话时眼睛是发红的。在戴笠的脑子里，文强始终是个足智多谋的人，可文强拟就这份复电也不轻松。经再三字斟句酌，方拟成一稿：

校长钧鉴：

电谕敬悉。本当遵谕返渝，因平津宁沪巨案，尚待处理，本月中旬始能面领教诲，敬乞示遵。生云天在外，惟命是从。讹料煮豆燃箕，相煎何急。生效忠钩座，敢云无一念之私。不得已而普忠言，冒死陈词，伏乞明察。

生 戴笠

文强将复电稿拟好后，交给戴笠润色。也许是戴笠极坏的心情并没有好转，也许是他对蒋介石如此对待他心存反感，他对文强拟的电文看过多遍后仍旧拍给了毛人凤，让毛转交给蒋介石。其实，这份电文中的有些用词极其不当，如“煮豆燃箕，相煎何急”之句，毛人凤当时接到此复电后，也以为上面的词句不妥想让戴笠删去。可不知是何原因，这份电文还是没动一字地交到了蒋介石



浙江省江山市的保安铺，国民党军统局头子——戴笠故居。戴笠故居现在保存完好，成为保安的旅游景观之一。故居为戴笠1943年亲自审定设计图纸建造。外表看是一座粉墙黛瓦、木结构的普通民宅。其实这屋里机关重重，可藏暗器，设伏兵，楼上房间窗多、门多，间间相通，好似九连环，独具风格。

的手上。

临终“托付” 死因成谜

蒋介石接到戴笠的那份电报后，整整有好几个小时没有说话。他把电报的内容反复看了多遍，怎么都觉得戴笠是向他下的最后通牒。那电文里所用的词句，似乎是一把把锋利而寒光逼人的剑，直指他的致命处。此时，蒋介石更感到在这之前对戴笠的戒备和警惕没有错。

如果说在这之前戴笠与胡宗南和汤恩伯结盟，以及戴笠秘密组织“警坛社”，已引起蒋介石的高度紧张的话，但那些他毕竟还能掌控得了。而此刻，戴笠以视察为名在外多日，并且在多份电报的催促下也迟迟不肯回重庆，这使疑心重重的蒋介石更加担心戴笠会不顾一切地做出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来。特别是蒋介石已断然拒绝了美国海军让戴笠主管中国海军的提议，这虽然是在很短的时间里作出的决定，但蒋介石相信戴笠很快会通过美国方面得到消息。在这之前，蒋介石在关于戴笠是否主管海军的问题上采取的是模糊政策，因为他要用戴笠这个人，而现在他对美国人的提议从内心里反感。说白了，就是美国人提出给钱和给装备，蒋介石也不会把海军的权力交给有美国背景的戴笠。

就在戴笠在平津的这段日子里，蒋介石对海军机构进行了改组，免去了陈绍宽海军总司令的职务，宣布成立了海军署，海军署署长由已是军政部部长的陈诚兼任。这对戴笠来说无疑是个很大的打击，他就像在田野里辛苦劳作的农夫，到头来什么收获也没有。所以，戴笠在给蒋介石的电报里充满了情绪也就能理解了，但蒋介石感受到的却是一种威胁；戴笠此人的心计他是十分清楚的，加上军统这个组织实在是太庞大了，他不能不防。

蒋介石又连续两次给戴笠发电报，要他速回重庆参加八人小组会议。

戴笠知道这次无法再以其他理由拖延，他在离开北平前召开了一个小范围的军统会议。会上，戴笠当着大家的面说：“去年领袖叫我当中央

委员，我是坚辞不就，因为争权夺利不配做个革命者。最近中央开会，从十多天的会议情况看，未出我的预料，对我们军统局是毁誉参半。有人说要打倒我们，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要打倒也好，要取消也好，这我全都不怕，我只怕我们的同志不进步，官僚腐败，我这个人无政治主张，一切惟秉委员长的旨意。只有埋头去做，国家才有出路，个人才有前途。”尽管戴笠没有把想表白的意思说得很露，但在场的人还是能从他的话语里感觉到，他已经将政治上的进退置之度外，随时准备面对可能出现的严峻局面。

也就在这天晚上，戴笠约见了正在北平执行军事调处任务的郑介民，他出乎意料地把军统多年来的家底和重要工作向郑介民细致地作了介绍。郑介民被戴笠的做法搞懵了，而戴笠也不向郑介民说明这样做的原因，顿使郑介民有种凶险难测之感。

1946年3月17日正午时分，也就是戴笠离开北平的第三天，他的专机从青岛沧口机场起飞了。几个小时后戴笠与他的专机在南京附近坠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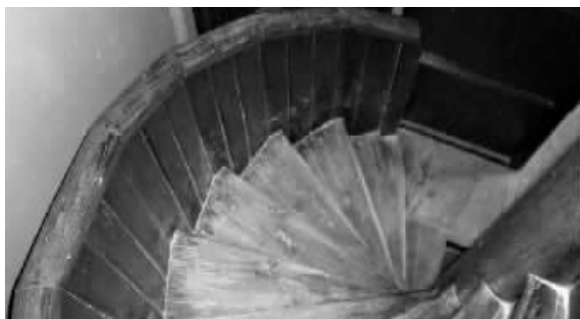
戴笠死了，蒋介石终于有了如释重负的感觉。

戴笠的确是位特工奇才，这一点蒋介石是早就心里有数的，否则他当时就不会力排众议，把复兴社特务处处长的位置交给戴笠。而戴笠自从在南京中山陵受命后，的确干得十分出色。蒋介石在打天下和坐天下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戴笠都是起了关键性作用的。

但是，戴笠所领导的军统局不同于国民党的任何一个政治派别，它以秘密活动作为自己的主要生存方式。特别是经过抗战，戴笠的才智和努力使军统组织的神经延伸到了国民党的每一个角落。虽然这种无形的力量看不见摸不着，却大到无边无际，小到无孔不入。戴笠的能量到底有多大，到后来恐怕连戴笠也说不清道不明了。

当时，美联社发布的新闻中说：“中国秘密警察头子，战时中美合作组织首领，富有传奇性的戴笠将军死了。他的死，似乎完全与他活着时候一样神秘……”

（摘自《戴笠死亡之谜》）



戴笠故居的鬼门关旋转楼梯